

T 2511

824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廿三三九

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
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斲勞亦
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
世之謀如何止之陋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
是行也如之何可果尅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尅無疑
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
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於是
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
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降者三



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
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
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
爲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
聚方六十里中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
徐徐西遁惟此得免後關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
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旣還南賊終不能動如浩
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
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帝每幸浩

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氣
帝爲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
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
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
世朕故延卿自近宜思盡規諫輔予弼予勿有隱懷朕
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
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
百人賜酒食於前帝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尪纖
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胷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

通志後魏列傳第九 五十一
時雖有征討之意而志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
吾令至此矣乃勅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
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蕃諸將表宋師欲犯河
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
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
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
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聲動
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薰暑水潦方
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

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
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
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群臣又西北守將從陛下征
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爲畜成群南鎮
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鈔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
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
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
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伍守就漳水造
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

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引誘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
幽州以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而後欲存立司馬
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兵銳卒來
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
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
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
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
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以悔無及我使
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

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
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盛瑣才能招合
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兵連禍結必此
之群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主則散敗乃不
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
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
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
當斗牛憂在危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
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

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立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凶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乃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

群臣皆曰劉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逆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經二千里中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根易摧

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
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
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
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
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
南賊之言云宋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
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
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
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

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祥除災異詔
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
以為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
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
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
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
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改名
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是時河西王沮
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

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尅獲實無所損
千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疋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
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棄虛便謂大
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
所出禽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
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誠滅亡之國也帝曰
善吾意亦以為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
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為純臣然繼父職貢
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

今上言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旣
到不得久待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
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闡河以西至於涼
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
上多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
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
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
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
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

車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
軍此言天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
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
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但唯唯而已於是遂討
涼州平之州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
世隆北土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奄有區夏太宗承
統光隆前緒朕以眇年獲奉宗廟即位之初不遑寧處

揚威朔裔埽定赫連逮於神麇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
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尅定徐兗無塵
平通寇於龍川討孽隸於涼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
每懼斯事之墜焉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
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
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
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爲已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
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
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

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絜復致異議帝
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絜等
各欲廻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絜
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
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旣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
然乃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絜
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詔浩與尚書順
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帝至東雍親臨汾曲
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

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閉北風迅
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
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
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
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
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
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蓋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蓋吳之
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
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

南蓋其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
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太武蒐于河
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猶如前議以謂漢武患
匈奴疆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之資
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今募徙豪彊大家充
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
歷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
春秋禮記周易二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歷易式九宮
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

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
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
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焚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
來世人妄造歷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
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
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
始成訖謹以奏呈惟垂恩省察以臣歷術宣示中書博
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
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

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祕書郎鄧
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而
不述神麈二年詔集諸文人撫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
鄧穎晁繼范享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二十卷著
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郝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
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勸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
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所
著國記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
悉忿毒相與譖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取祕書郎

史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賊太平真君十一年六
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
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祕書郎史已下盡死浩
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
未之知也逸妻王氏即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竒
浩才能自以為得佳壻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以
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
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好釋典時時讀誦
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

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洩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
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以皆爲報應之驗也初浩
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藝順寢室火作而順死
浩與室家群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
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
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藝人暴之極
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
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
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

稱爲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
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
浩母盧謀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
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
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
饑饉仍臻餽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
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
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
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

與參大謀賞獲豐稔牛羊蓋澤貨累鉅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習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為世摹楷行法特盡精巧

而不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世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勅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初宏父潛為兄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為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名歷位秘書監賜爵貝丘侯樂安王範鎮長安選舊晉德

之士與俱範以微爲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傳進爵
濟南公微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
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
還京師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息始清河崔寬祖彤隨
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
宗每慷慨有懷東主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
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
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微剖詣
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

誥曰元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款
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踈族獨得不坐
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弟覽妻封
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崱地險人
多劫寇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
衿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
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
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
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

詣闕上疏者二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歛以時服長子衡
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
擢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
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
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
史頗爲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疏陳備禦之方便國利
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
東年飢劫盜大起衡至脩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
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

爵例降爲侯爲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
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爲鉅鹿太守弟肫之逆敞爲黃太
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
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
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鐘字公祿奉朝請弟肫之
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
中正敞亡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已亂辭
訴累世人士嫉之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
勿齒肫好學有文才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

伏法宏同郡董謚謚父京與同郡崔康時霍原等俱以
碩學播名遼海謚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
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
太守袞篤實好學有文才初為郡五官掾道武為代王
選為左長史從道武征蠕蠕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
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若殺副馬足三日食乎袞言
足也帝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
而帝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

帝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
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馬散其勢然
矣袞以帝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
袞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帝器之禮遇優厚袞每告人曰
昔樂毅杖策於燕昭仲達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
千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邁逸至陵霄必能囊括六合
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
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
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

因其內釁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道
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爲峯以記功德乃命衮
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衮言於帝曰寶乘滑臺之功因
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爲宜羸師卷甲以
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
道武南伐師次中山衮言於帝曰寶憑二世之資城池
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
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
古人略無竒策仰憑威靈庶必有感衮乃遺寶書喻以

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旣克中山聽入八議拜奮
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衮清儉寡欲勸課農桑
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答晉將郝恢書
失旨黜爲尚書令史衮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謨見任率
心奉上不顧嫌疑帝曾問南州人於衮衮與盧溥州里
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
溥聚黨爲逆崔逞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衮年過
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
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疏後數日卒年七

十一太武後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即衮墓冊贈太保謚
康公子度少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
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
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名鍾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
女為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民吏安之獻文詔諸
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
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
以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解節請依律
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二十餘人謀

及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為周書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况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
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
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王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
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脩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
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為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疆
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覩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
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質玉帛
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

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
慢無益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哀弟恂列在循
吏傳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
慕容垂之圍鄴以為冀州刺史爵真定縣侯翼拒對使
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
敢聞命垂喻遣之曰吾與車騎結為異姓兄弟卿亦猶
吾子身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効命
垂乃用為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內史淵性貞素言行

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
遷尚書吏部郎淵明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
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從征平陽
以功賜爵下博子加中壘將軍道武詔淵撰國記十餘
卷唯次年月起君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
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為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
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
武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子穎
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學

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所詔穎為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為侯卒謚曰文恭子怡襲爵位荊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為太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謚曰貞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

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烏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烏渥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廻其牛首嵩黽勉從之見道武于三漢亭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改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

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鄴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勅簡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峭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矣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臯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尅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為左輔太武

位進爵北平王司

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

先嵩與平陽王長孫

輔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

為患蠕蠕世為邊室

宜先討大檀及則取其畜產足以

富國不及則校獵陰

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

亦愈於破一小國太

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

不足經久大衆則不

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

其刑政殘虐之神如

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

原請先平馮跋帝

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

亂議欲征之嵩等

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

而寇此危道也。中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謙之勸
其社起之贊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
大怒。責嵩在官舍共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
大將軍。自是輿駕與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
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
嵩配饗廟庭。子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
南大將軍。有罪黜為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子敷字孝
友。位北鎮都將。坐贖貨降為公。孝文時自訟先世勲重。帝後
其王爵。薨。謚曰間王。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為公。

位右衛將軍。卒。曰慎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
降為公。位光祿。卿。卒。贈司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有傳。嵩從子道。忠厚廉謹。道武愛其謹重。使掌機密。
與賀毗等四人。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即位。除南統
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
不加罪黜。太武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
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
昌道生。與司徒王孫翰宗正娥清為前驅。遂平其國。昌
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

詔道生與丹楊王六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
濟邀其前後追至麻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
王薨年八十一贈太尉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
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
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
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疆寇尚游
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
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
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

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
以為榮子旒位少府卿早卒旒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
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為公帝以其祖
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
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拾寅遁藏焚其城邑
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
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
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為公孝
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

心愛士爲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爲揚州刺史假
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
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三琛
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
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旣總彊兵久不決戰議
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
憲等二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脩禮反於
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
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

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
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
承業前到呼沱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脩
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
而正平蜀郡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
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
史蕭寶夤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
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
如何承業荅曰死而有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

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為大臣各
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
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
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彙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
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實而護
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庫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
且亂常調之絹不可復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
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
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

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關長
安而急蒲坂蒲坂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
助大衆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
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曰利而亂俗也况今
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
皆出入私財奪人資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
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勅及雍州平除雍
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為郡公遷
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

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爾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廻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憚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孝武入關承業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鬪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得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

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雋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弘農以爲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嘗墜馬折臂肘上起骨寸餘

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
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子彥曰惡
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
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
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
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捨汎階十七級為
子義貞求官除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勲
封平原縣侯旒弟禮少以父任為散騎侍郎與襄城公
盧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
吾祖其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二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
毅少言直武之在獨孤及賀正側部常從禦侮左右帝深
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為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
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
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准為主妄造祆言云
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淮喜而從之自號
鉅鹿公儒為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
淮於九門斬仇儒禽淮詔以儒肉食淮傳送京師輶之

於市夷其族除肥兖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
與毗陵王順等為前鋒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
還鎮兖州撫慰河南威信有於淮泗肥善策謀勇冠諸將
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
西摧兇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謚曰
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為
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即位與
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遷平南將軍率眾鎮北境威
名甚著太武即位封正陽王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太

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公娥清出長川討大檀大檀北
遁追擊剋獲而還遷從從襲赫連昌破之翰清正嚴
明善撫將士薨太武哭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依安成
王叔孫俊故事謚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為公位
南部尚書卒陪葬金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寬厚好
學愛士封吳郡公卒吳郡王謚曰恭陪葬金陵
于栗磧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絕人能左右馳射登國
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
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

至見道路修治大悅賜以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
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延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
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能搏之乎對
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
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謝之後為河內
鎮將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裕侵擾河北築壘河上
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
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裕
望而異之故有其號也永興中關東群盜大起西河及

叛栗磾受命征伐所向皆平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
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為邊界栗磾安集之甚得百姓歡
心明元南幸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
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為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
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勅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
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為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
甚有聲稱卒年七十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
太尉栗磾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
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

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
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恆畏避屏退不敢逆
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為侍中尚書令百僚憚之卒於官
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
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
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
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
議帝以問烈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
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

不言之益勅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
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出祇奉靈駕時遷洛邑烈
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
僚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
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
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
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
子及穆秦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秦等伏法賜烈及李
冲爾書述叙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

宗無所深豫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
惡然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
王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
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
帝輿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為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
勰祕諱而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
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守無變宣武即位寵任如前咸
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
衣虎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

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荅曰向亦不道王非天
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
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其剛直出之為恒州刺
史烈不願蕃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志先帝南陽之詔
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
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齋於廟帝夜召烈
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怠慢今
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
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餘

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
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領軍進爵為侯自是長直禁
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
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勅烈子忠馳覘虛
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
可禧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
為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
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祔
器贈太尉鉅鹿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十年

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
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
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
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為領軍計必無慮帝遣忠馳
觀之烈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
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
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為司徒
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
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

通志後魏卷之九 二十二
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為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為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

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
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
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為人乃言於宣武稱中
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為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
衛尉卿領左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
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掌
因侍宴賜之劔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
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
御劔杖相錫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

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
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
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
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冲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
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
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即勅授御史
中尉王顯欲逞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
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
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即殿下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

又總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
文以用度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
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
一疋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
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
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已賞
太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恒山郡公忠
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並加封邑尚書左
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

通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
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
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
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
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
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
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
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
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

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
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灾專擅
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
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
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
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
罪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
武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
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

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
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
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
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鄭爲崇
自知必死先表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乞以
爲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
案謚法剛彊正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
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奉上剪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
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

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
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
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
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弟景字百年
忠薨後爲武衛將軍謀廢元義義黜爲懷荒鎮將及蠕
蠕主阿那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
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
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
朔華并恒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勁字鐘葵頗

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爲后封
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軍定州
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
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
但以順后且崩竟不居公輔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
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爾朱榮所親以
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
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勁弟
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天恩

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
都將安定子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
子謹著勲追贈太保建平郡公謹自有傳

崔暹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
祖諒晉中書令祖遇石氏爲特進父瑜黃門郎暹少
好學有文才仕慕容高平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
暹滅苻堅以爲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
太守爲翟遼所虜送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爲秘
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

逞攜妻子歸魏張袞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錄事三曹別使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克六年之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鴉食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軍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甚富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尚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郝恢馳使乞師於恒山王薄書云賢兄虎步中原道武以為恃君臣之體勅逞與袞袞為薄書答使亦貶其主號以郭

之逞袞為書乃云書主帝怒其失旨黜袞遂賜逞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諲毅禕嚴頤初逞之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為譴頤字太冲位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諲為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邪乃以頤為冀州刺史入為大鴻臚持節策拜揚難當為南秦王

奉使數返光揚朝命
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王
屋山造金丹不就太平
君初卒始崔浩與願及滎陽太守
模等年皆相次浩為
次模次願三人別祖而模願為
親浩恃其家世魏晉
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
歸向雖糞壤中禮拜
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
跪是胡神也模嘗謂
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
也浩小名桃簡願小
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二家
獲免願五子少子鰲
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處
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
在北一門盡矣諶仕宋位青

二州刺史諶子靈和宋貞外散騎侍郎靈和子宗伯始
還魏追贈清河太守宗伯子休字惠盛休少孤貧矯然
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疑
欽其人望為長子聘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
休妹為嬪嬪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
之隙未嘗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
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以北
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
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

制顧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旋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彥又亡固求出爲渤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數千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以與諸公交游免官後爲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懷其德澤入爲度

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廷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元義庶長子舒挾二家勢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義子論者非之休子悛知名列在齊史休弟彥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愨字

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悽為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休誠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誠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歷醫方卜風角鳥言靡不閑解晚節頗以酒為損遷司徒諮

議脩起居注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危在吳國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及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逞兄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為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譽延壽子隆宗簡率友弟君喪以孝聞仕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復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謚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中郎卒贈冀州刺史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昇武定中連元謹事伏誅逞宗人

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為滎陽太守神麇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為崔浩輕侮而不為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之其母張曰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為刑辱當為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麇中被執賜妻生子靈授申謨聞變乃棄妻

子文還江外靈授刑為隴人初太平真君末模兄恊子裘利為宋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南太守卒裘利二子懷順次恩仍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裘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為丞相永為慕容垂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待之以為本

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即位行廷尉卿出爲
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
大官復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爲
并州刺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
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饌天安初卒年八
十九謚曰康子崇襲崇弟疑字道長孝文初爲南部尚
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疑性儒緩不斷
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
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疑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

疑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爲內都大官卒子祖
念襲爵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兗州刺史坐
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爲
御史糾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文昭子昕晞皓
列在齊史

封懿字處德渤海脩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
容暉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
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
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封章安

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踈慢廢黜還家明
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為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
於世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
元謂曰終不令汝絕種也將省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
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性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
奴刑為宦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
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為中曹監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
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回為後回字叔
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暉太尉奔之後也父鑿初磨奴既

以回為後請於獻文贈鑿寧遠將軍滄水太守回襲磨
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安州山民愿朴父
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時
為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賑恤免
其兵調州內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策
陽鄭雲詣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
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
便回曰御荷國寵靈位至方伯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
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

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陸氏姦通時人稱之後為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謚曰孝宣長子隆之列在齊史鑒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弟子肅列在文苑傳中懿從兄子愷字思慎齊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

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為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慙退以兼負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輒正色詰之喻以大義

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已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除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脩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

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過

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
尊道趨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求制至如廟學之
嫌臺沼之雜表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
濟州刺史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
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
每薦此二人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之津梁其見重
如此軌旣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
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
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

慎言脩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
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
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爲太保崔
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
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
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
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
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
末尚書僕射蕭寶寅爲關西行臺引爲行臺郎及寶

黃為逆偉伯與南平王因濤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
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聽子出身
無子轉授弟翼

列傳第五十九

通志一百四十六

